



常青藤 名家名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Рассказы А. Чехова

[俄] 契诃夫 著

姚锦镛 译



亲近文学大师·阅读世界经典

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之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性。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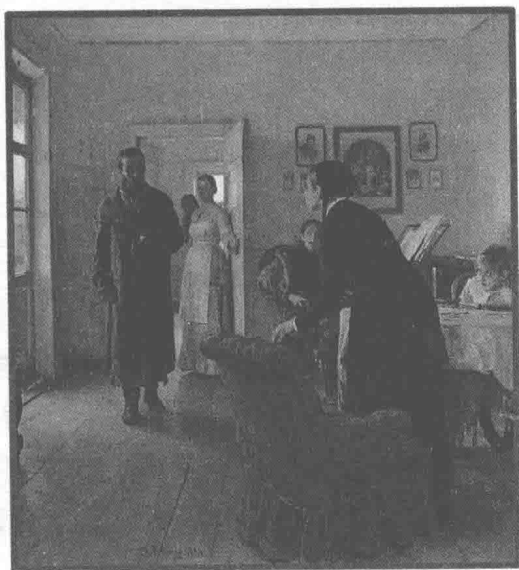
常青藤 名家名译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Рассказы А. Чехова

〔俄〕契诃夫 著

姚锦镕 译



亲近文学大师·阅读世界经典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姚锦镕译.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3

(常青藤名家名译)

ISBN 978-7-5568-3293-4

I. ①契… II. ①列… ②姚…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3197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著 姚锦镕/译

责任编辑 张爱玲

特约编辑 杨立新 祖 蕾

封面设计 冀文婷

策划制作 北京知信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80mm×920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40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8-3293-4

定 价 40.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7-92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名家名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作家，著名戏剧作家。他的作品以幽默和深刻见长，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1860年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杂货铺倒闭，全家迁居莫斯科。只有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

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素材。1880年开始文学创作。他早期的作品以“契洪特”的笔名发表，大都是供消遣的滑稽故事，《十字》《外科手术》便是这类作品之一。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风格，认真思考起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所遭受的不公、贫穷愚昧的生活。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小见大，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

契诃夫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早期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如《胖子与瘦子》《小官吏之死》《苦恼》《万卡》等，再现了“小人物”的不

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假面人》与上述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所嘲笑的是一班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上的精英。他们面对假面人前倨后恭，丑态百出，是旧俄社会一幅人生百态图。1890年，契诃夫不顾身虚力弱，到政治犯流放地萨哈林岛进行考察，目睹种种野蛮、不幸的事实后，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深化了创作意境，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在流放地》就是这类作品，《六号病房》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带阁楼的房子》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庄稼人》极其真实地描述了俄国农民在19世纪80和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未婚妻》是契诃夫生命后期所创作的一篇小说，在作品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正如女主人公所想象的，“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蒙眬，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套中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失去了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别利科夫就是这种环境造就的一个令人可恶而可悲之人，他性格上的顽固保守、躲避现实、害怕变革和人格上的卑劣，是他可恶之处；而可悲之处表现在整天六神无主、谨小慎微，因多疑而诚惶诚恐，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丧失了自我。而《出诊纪事》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在《醋栗》和《姚内奇》里，契诃夫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之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性。”而《峡谷里》则揭露农村中商人对农

民的欺诈和盘剥，真实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契诃夫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朴实、简练，艺术描写的客观性，同时富于幽默感。他的小说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少有抽象的议论。他善于用不多的文字表现深刻的主题。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车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内心的痛苦，却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发表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渴睡》中写十三岁的小女孩瓦里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里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

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美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

我国最早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衣教士》，是吴棫根据日文用文言文译出来的。两年之后的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有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此后各杂志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又一译作《可爱的人》（现通译《宝贝儿》）、鲁迅翻译的《坏孩子》（现译作《熊孩子》）等八个短篇。最早开始大规模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是赵景深。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从英文转译的八卷本的《契诃夫短篇杰作集》，共收契诃夫小说162篇。但向中国读者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最大的功臣当属汝龙。从1950年到1958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共收二百多篇小说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契诃夫全集。

在契诃夫众多小说中，《变色龙》《万卡》《套中人》等先后入选我国各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国内外不同版本的《契诃夫小说选》，特别是许多注解及资料是从这些书籍和网上文章中选取的，特向有关译作者表示感谢。

姚锦镛

目 录

CONTENTS

钉子上	001
十 字	004
小官吏之死	005
熊孩子	009
查 询	012
胖子与瘦子	015
邮局里	018
勋 章	020
文官考试	024
外科手术	028
变色龙	033
假面人	037
牡 蛎	043
上尉的军服	048
澡堂里	055
预谋犯	063
守 尸	068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073
瞌睡蒙眬	077
伤 心	081
苦 恼	087
噩 梦	093
格里沙	107
太太们	111
相识的男人	115
歌 女	119
万 卡	125
糊 涂	131
渴 睡	136
跳来跳去的女人	142
在流放地	169
六号病房	179
文学教师	235
妻 子	259
脖子上的安娜	266
带阁楼的房子	279
庄稼人	298
套中人	331
醋 栗	345
说说爱情	356
姚内奇	365

出诊纪事	386
宝贝儿	398
遛小狗的女人	411
狭谷里	429
未婚妻	469

钉子上

一帮十四品文官刚下班，慢悠悠地行走在涅瓦大街上。今儿是斯特鲁奇科夫的命名日，他正领着他们上自己家赴命名日宴会。

“马上要好好儿吃一顿，各位仁兄！”这位过命名日的东道主心想着宴会的赏心乐事，喜滋滋地说，“我们要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我妻子已经煮好了咖啡。面粉是我昨天亲自跑去买的。白兰地也准备好了……是‘沃隆佐夫斯基’牌的……我妻子怕是已经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得非常远。一行人走呀走，终于走到家了。进入前厅，他们就闻到了馅饼和烤鹅的香味扑鼻而来。

“大伙都闻到了吧？”斯特鲁奇科夫满脸堆笑，高兴地问，“把外衣都脱了吧，各位！皮大衣就放在那个箱子上。卡嘉倒是在哪儿？我说，卡嘉，全到齐了！阿库琳娜，你过来帮帮各位大人脱外衣！”

“这上面是什么？”有人指着墙上问。

墙上有颗大钉子，上面挂着一顶新制帽，帽檐和帽章亮得耀眼。

“是他的帽子！”大伙嘀咕了起来，“他……也在这儿？”

“可不是，是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含糊其词地答道，“卡嘉忙着招待他……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各位，先到外面的酒铺子里坐坐，等他走后再回来。”

大伙扣上皮大衣的扣子，出了门，懒洋洋地朝酒铺而去。

“难怪你家有鹅味儿，原来那儿待着只蠢鹅！”副档案管理员没规没矩

地说，“定是魔鬼指使他来的！他很快就会离开吧？”

“很快就会走的。至多只坐两小时。唉，我可饿了。他一走，就来杯白酒，吃点儿鱼……然后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诸位……喝了第二杯，就开吃馅饼，要不就要败坏胃口了……我妻子烤的馅饼可真叫棒。白菜汤也备好了……”

“有沙丁鱼吗？”

“买了两罐。还买了四种腊肠……我妻子，她大概也饿了……想不到这鬼东西闯了来！”

大家在酒铺子里坐了一个半小时，为了装门面各喝了一大杯茶，然后回斯特鲁奇科夫家。他们进了前厅，先前的那气味越发浓了。文官从敞开的厨房门看进去，见到了一只鹅和一碗黄瓜。阿库琳娜正从炉子里取出一样东西。

“还是不走运，各位仁兄！”

“怎么回事？”

文官们的肚皮越发难受了。饥饿可是不讲人情的。可该死的钉子上的那顶貂皮帽子还在。

“这是普鲁卡契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咱们走吧，各位！找个地方再等等……这人不会坐很久的……”

“这么个窝囊废倒有位标致的老婆！”客厅里传来了一个沙哑的男低音。

“傻瓜才会交好运呢，大人！”一个女人的声音附和道。

“咱们走吧！”斯特鲁奇科夫求告道。

一行人又往酒铺去。他们要来了啤酒。

“普鲁卡契洛夫可是个有权有势的主儿！”有人安慰起了斯特鲁奇科夫，“只要他在你妻子身边坐上一小时，日后你就……能交十年的好运了。你这是福星高照了，老兄！伤哪门子心呢？大可不必伤心……”

“哪怕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不必伤心。可问题不在这儿！我不高兴的是我的肚皮提抗议了！”

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又回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那顶貂皮帽子还待在钉子上。大家只好知难而退。

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钟，钉子上的负担已得以解除，他们才吃起了馅饼。可是馅饼已变得干瘪瘪的，菜汤冷冰冰的，鹅也烤焦了。总之，斯特鲁奇科夫的前程彻底毁了！不过，大家吃得倒也有滋有味。

(1883年)

十 字

诗人进了客人济济一堂的客厅。

“我说，怎么了？您的大作怎么样了？”女主人问诗人，“刊登出来没有？稿酬拿到了吗？”

“别问了……拿到的是十字。”

“十字？您是诗人，居然拿到了一枚十字？诗人也能得十字？”

“衷心祝贺您！”男主人紧握诗人的手，说，“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还是安娜勋章？我非常高兴……高兴极了……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吧？”

“不，是红十字……”

“如此说来您把稿酬捐给红十字会了？”

“我一个子儿也没捐。”

“您戴上勋章一准神气十足……快，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

诗人把手伸进上衣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诗稿……

“瞧，就这个……”

大家瞧着那诗稿，见到上面一个红通通的十字^①……可不是那种佩在礼服上的十字勋章。

（1883年）

① 旧俄时刊物编辑部往往在不予刊登的退稿上画上红叉叉。

小官吏之死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同样美好的庶务官，大名伊凡·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正坐在剧院第二排的座椅上，眼对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①。看着看着，只觉得身子飘飘然起来。但是，突然间——说来小说里出现“突然间”的字样是常有的事。小说的作者没错，不是吗，生活中不乏意外事件——突然间他的脸皮皱了起来，眼皮向上一翻，喘不过气来……他放下望远镜，头一低……一声“哈欠”!!! 瞧见没有，他只是打了个喷嚏。打喷嚏嘛，不问什么场合，谁也不犯禁的。庄稼汉会打，警长会打，有时甚至连二三品的高官也会打。谁也免不了打个喷嚏。切尔维亚科夫自然丝毫不会为此而感到不自在。他只是拿出手绢擦擦脸，像个知书达礼的人那样，打量一下四周，看看自己这一个喷嚏有没有打扰到别人。这一看不要紧，只害得他顿时心慌意乱起来。只见坐在自己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位老者拿着手套擦自己的秃脑门和脖子，嘴里还嘟嘟囔囔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老者居然是在交通部门任职的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

“我的唾沫星子准溅上他了!”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虽说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别的部门长官，可到底不妥。得跟他赔个不是。”

① 《科尔涅维利的钟声》，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7—1903）所作的轻歌剧。

切尔维亚科夫清了清嗓子，身子前探，凑着将军的耳根低声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星子溅上您了……我是无意的……”

“没事，没事……”

“看在上帝的分上，敬请原谅……我可是无意的！”

“嘿，您请坐下吧！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挺不自在，尴尬一笑，看起了戏。看着看着，再也没有方才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了。只觉得浑身的不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来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四周来来去去走了几圈，终于鼓起勇气，大着胆嗫嚅道：

“方才我的唾沫溅上您了，大人……敬请原谅……我可是无心的……”

“嗨，别说了……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您干吗老提起？”将军说罢，撇了撇嘴唇。

“说是不放在心上，可瞧他那眼神多凶狠。”切尔维亚科夫疑疑惑惑地望着将军，心想，“连话也不想多说。得跟他解释解释，我那是完全无心造成的……打喷嚏到底是自然规律，别认为我想啐他。他即使现在不这么想，过后准这么认为……”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后，把自己的失礼行为告诉了妻子。在他看来，妻子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态度不免失之轻率。开始时她吓了一跳，后来听说对方是“别的部门的长官”，便放宽了心。

“不过你还是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她说，“要不他还以为你在公共场合不懂礼貌！”

“正是！我是道过歉了，可他怪怪的……一句中用的话也没说。再说当时也没时间多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向布里扎洛夫将军解释去了……他一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到里面有不少访客，将军本人就在这些求见的人中间，开始接待来客。将军细细询问过几个人后，便抬头看了看

切尔维亚科夫。

“大人，您还记得吧，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庶务官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唾沫星子溅上了您……对不……”

“多大的事……天知道！您到底要干吗？”将军转身招呼起下一个来访者。

“他连话也不想跟我说！”切尔维亚科夫见此情景，顿时脸色变得煞白，“可见，他生气了……不行，不能就此罢休……我得给他解释解释……”

将军接待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回内室，切尔维亚科夫拔腿追了上去，嘟嘟哝哝道：

“大人！请原谅我斗胆向您说几句，我这是出自一片悔恨之心！我完全是无意的，请海涵，大人！”

将军听罢摆起了哭丧脸，手一挥。

“天哪，您开哪门子玩笑！”他说着，进了门，不见了他的人影儿。

“开哪门子玩笑？”切尔维亚科夫心想，“哪门子玩笑也没开！身为将军，居然还不理解！早知道是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向这爱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见他的鬼！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再也不去找他了！真的，再也不去找他了！”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的路上就这么琢磨着。但结果他还是没有给将军写信。他想呀想，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好如何下笔。第二天只得再去向他当面解释。

“昨天我打扰了您，大人，”他一见将军向他投过疑惑的目光，忙嗫嚅道，“我来并非与您大人开什么玩笑，我是因为打了喷嚏，唾沫星子溅了您，大人，我是来赔不是的。我没想过开什么玩笑。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开玩笑？要是你我彼此会开什么玩笑，那还谈得上上下下之尊吗？”

“滚！”将军听得火冒三丈，脸色铁青，浑身哆嗦，大喝道。